◆逢每周二、六刊出，投稿請至：feature@wenweipo.com

歷史與空間

◆ 羅大佺

活出人生的精彩

高平是當代著名詩人、作家，今年90歲了，耳聰目明，聲音洪亮，思維清晰，身體硬朗，天天在微信回覆朋友來信，發表時事見解，業餘時間拉京胡、唱京劇、養花草、寫文章、寫詩歌，舉辦書法作品展、參加各種文藝活動，活得瀟灑自如，真是活出了人生的精彩。

高平1932年4月出生，祖籍濟南，生於北平，1949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參加了解放四川、西藏的戰役，歷任第一野戰軍政治部戰鬥劇社、西藏軍區文化部創作員，甘肅省歌劇團編劇，甘肅省作家協會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工作期間，曾作為中國作家協會代表團團員和團長，訪問了匈牙利、馬其頓等國家。

高平的精彩，是歷經九死一生而大難不死。母親懷着他去北京協和醫院做產前檢查時，一位外國醫生斷言他已經胎死腹中，要母親趕快做手術取出來，母親不相信，沒有做那個手術。兩歲時患了腹瀉，醫藥無效，竟致狀似死亡，母親抱着他去掩埋的路上，發現他又有了呼吸。六歲的時候遭遇日軍飛機掃射。解放濟南戰役中在學校裏差點被餓死、炸死。1951年4月8日隨十八軍進藏時，在康定城槍口頂着下巴睡覺差點走火。1953年借調到八一電影製片廠工作後，9月去川藏築路部隊體驗生活，在甘孜參加體育比賽後，因大汗淋漓跳進一條水渠去洗澡，晚上發高燒達到41度，後又患上急性腸炎，一天便血多達30多次，幸虧雅礱江南岸軍醫院裏一位醫生和兩位護士的精心照料，這才轉危為安。1954年12月在拉薩參加康藏、青藏公路通車慶典時，一位戰友的手槍走火，子彈從他腋下穿過。1957年9月和徐懷中、周良沛在北戴河創作時，差點淹死在海裏。1958年7月被錯劃為右派後，在甘肅武威黃羊河農場監督勞動時，因飢餓偷吃了拌有烈性農藥的食物差點被毒死……九死一生的人生經歷，書寫了高平的傳奇，砥磨了高平的意志，練就了高平豁達的性格。

高平的精彩，在於用心感受生活，創作出具有特色的文學作品。高平15歲開始文學創作，25歲時在《人民文學》雜誌發表長詩<大雪紛飛>享譽文壇， 1958年6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該詩單行本，從此一發而不可收。先後出版《珠穆朗瑪》、《拉薩的黎明》、《川藏公路之歌》、《中國情結》、《倉央嘉措》、《文海淺涉》等各種題材的文學作品39本。內容涉及邊疆與內地、軍隊與地方、國內與國外。高平的創作，來自於他豐富的人生經歷和獨特的實地感受。他的作品文字清新，風格鮮明，地域特色濃厚，具有濃郁的愛國情感。他的作品受到高洪波、徐懷中、謝冕、閻綱、朱向前、周良沛、馮牧、翟泰豐、雷達、屠岸等評論家的肯定和廣大讀者的好評，榮獲了文化部等國內外各種文學大獎。20年前高平開創了兩行詩文體，《高平兩行詩》至今寫到1,700多首，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2022年，北京團結出版社為90歲高齡的高平出版了散文集《軟聲細語》。

高平的精彩，在於光環之下為人的謙和和寬廣的胸襟。我和高平的認識，源於著名軍旅作家徐懷中的介紹。2007年1月，我擔任了天全縣文化體育局局長。天全縣位於二郎山下，是紅色革命老區，紅軍長征時曾經經過那裏，並在那裏建立了紅色革命政權。天全縣委縣政府安排我負責布置天全縣紅軍紀念館。紀念館第三展廳的主題是「不懼二郎山險峻，紅軍精神世代傳」，是專為當年修築二郎山公路而布置的。為了解更多的紅色革命史料，搜集更多的紅色革命文物，我找到了原解放軍總政文化部部長、著名作家徐懷中。徐懷中不僅給我提供了無數幫助，還給我介紹了當年同為戰友的高平。我這才知道高平也到過天全和二郎山。聯繫上高平後，高平在電話裏爽快地答應下來。他介紹了十八軍當年修築二郎山公路的很多情況，並將他的紀實文學《修築川藏公路親歷記》寄給了我，對我的布展工作給予了很多幫助。一來二去，我們有了交往和友誼。

前不久，高平應我的請求給我寄來了三本書、兩幅書法作品，並附上鋼筆書信一封。三本書中，只在《高平詩文精選》一書中，作了「羅大佺友正」題籤，其餘《評高平》二輯，沒有落款。高平說，因為《評高平》兩本書不是他的著作，不便落款。高平也關注我的情況，知道我的創作主要以鄉土和兒童文學為主，寫給我的兩幅書法作品中，一幅是「鄉土長大樹，童心育高材」，另一幅是他的詩作

◆高平業餘時間常寫書法。 作者供圖

《吟茶》：「人雖非草木，卻在草木中，善品其中味，不分淡與濃。」

高平在書信中寫到：大佺兄，您好。遵囑寫了毛筆字，自知不佳，因為您不嫌棄，就奉寄吧。「鄉土長大樹，童心育高材」是讚美您的，因怕您過謙而不好意思掛出，故不題名。另書《吟茶》一幅，以謝您贈茶之盛情。「精選」也請指正。順祝夏安！高平 2022年6月8日。

高平的這封書信讓我誠惶誠恐。作為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壇大佬，對一位小他30多歲的無名作者，在信中用了「兄」和「您」，那是對人多麼的謙虛和尊重，也是多麼高尚的人格和文品呀。「鄉土長大樹，童心育高材」我是愧不敢當的，但顯示了一位長輩對晚輩的鼓勵。舉辦過書法作品展的高平把自己的書法作品自嘲為「毛筆字」，這在物慾橫流、人心浮躁的今天，這種謙恭的學術態度，是多麼的難得。

出於對高平的感激和宣傳，我在微信朋友圈發出了我們的這次通信。北京一位沒有見過面的作家微友在後面留言：「稱呼你兄不合適！一般文壇大家和晚輩交往，極少這樣稱呼的！一般稱呼為某某小友，或者稱呼後兩字即可。」我回覆他：「是呀，可高平就是這樣稱呼的，令我汗顏。」這位微友又留言到：「你可以在書信中或者微信中，電話中善意地糾正一下。」我不贊成用「糾正」二字，覺得這樣不尊重高平。但高平這樣抬愛我，實在內心有愧。於是發消息告知高平我內心的不安和微友的意見。高平回覆：「文學面前人人平等。」

這就是高平，這就是一位文學大家的人格風範。我想，高平的這種人格風範，也是文藝界一道精彩的風景線。

生活點滴

◆ 張武昌

鄉村放電影

歲月是把殺豬刀，把我們的青春年華一點一點割走。我在不知不覺中，來到城市工作生活已30多年，在記憶中總會留下一點轟轟烈烈的東西。我最忘不掉的，便是鄉村開放式的露天電影。

山村有句俗語「半年辛苦半年閒」，一年裏，農村人家忙過了春耕、夏種和秋收，就有了清閒的日子。他們一旦閒下來，就會去尋找、創造生活中的樂趣，很多傳統的活動也會陸續展開。

晚上曬穀坪上要放電影了，老老少少清閒的時光裏，一下子多了話題，小孩子也活躍起來了，他們一邊跑一邊大聲呼叫：「晚上在一隊曬穀坪放《小兵張嘎》的電影啦。」寧靜的小山村也隨即熱鬧起來了。那時鄉村都是這個樣子，一年難得放一兩次電影。

小孩子特別喜歡看打仗的電影，如《地道戰》、《渡江偵察記》、《閃閃的紅星》等，非常羨慕電影裏面的主角，都稱他們是英雄。看電影就像過節日似的，非常熱鬧。

小山村有五個生產隊，那時為了方便村民觀看電影，每個生產隊輪流做主場。每個隊都有各自的倉庫及曬穀坪，過了農忙時段，曬穀坪的主要任務完成後，便成了空蕩蕩的場所。這些場所相對來說比較寬大的，可以容納二三百人，基本上可以滿足喜歡看電影的村民。

倘若決定哪天放電影，村幹部便會請人把放電影的器材挑到村裏，然後再安排在哪放映。放電影的當天，電影放映員會與村民一起，提前把白色的銀幕布掛好。銀幕四角用繩子綁好拉開，上面的兩個角分掛在高高屋簷下的樑柱上，下面的兩個角繫上繩子拉開、拉緊後綁在地面的石塊上，或者綁在打下的木樁上，即大功告成。

一隊的曬穀坪處於小山村比較中心的位置，相對來說也是比較適合放露天電影的場所。小孩們早早就把家裏的椅子搬到曬穀坪、放到最有利觀看電影的位置上。往往還在吃晚飯的時候，小孩子就迫不及待地衝到放映電影的地方。

好不容易到了傍晚，村民搬來一張桌子、兩張椅子，放映員不緊不慢地從木箱裏取出放映機，認真連接好各種電線，再試放、對焦，萬事俱備，只等夜幕降臨，開機放映。秋收後的季節，晚上的風比較大，此時銀幕被風吹到飄來飄去，電影裏的人物也隨着變形晃動，非常有趣。當時的電影是用菲林膠片，經常會走調、斷片，而且基本上是黑白的。通常一部電影有2至3個膠片盤，因為是單機放映，在放映的過程中，每放完一個片盤便需要更換片盤，此時放映員會開燈用最快的速度更換。音響實際上也就是一隻沒有立體聲的音箱，擺放在銀幕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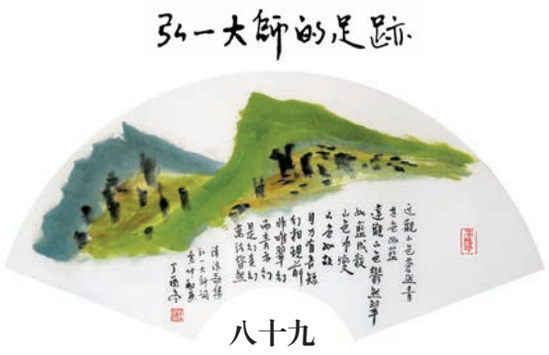
當時農村沒有高壓電，靠村裏的水電站發電，電壓不穩定，深秋雨水少，發電的時間維持很短。有時電影隊會自己帶微型發電機，才能夠把一部電影持續放完。

露天放電影最怕的就是遇到突如其來的大雨，雨一來，大家都會手忙腳亂，尖叫聲四起，沒帶雨傘的村民，紛紛走到倉庫的屋簷下避雨，顯得有點狼狽。有傘的村民趕緊把傘撐開，遮住放映機，繼續放映，直至完場。

電影給村民帶來了樂趣，給小孩塑造了英雄形象，拓闊了想像空間，豐富了鄉親的精神生活，為鄉親交流、談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台，增進了鄰里團結和睦。現在回想起露天電影的情景，仍然是那麼美好甜蜜，趣味盎然。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八十九

《清涼歌集》選之二

山色（節錄）

近觀山色蒼然青，其色如藍。
遠觀山色鬱然翠，如藍成靛，
山色非變。
山色如故，目力有長短，
幻相現前，非唯翠幻，
而青亦幻，是幻，是幻，
萬法皆然。

清涼歌集
弘一大師詞
素仲配畫
丁酉冬

《清涼歌集》由劉質平組織當時音樂界的力量，為歌詞譜曲。《清涼歌集》問世後，引起當時僧俗各界人士的矚目。當年郁達夫曾遊經廈門，特定拜見弘一大師，回福州後賦七律一首給弘一大師，其中第三聯「學士清平彈別調，道宗宏議薄飛昇」，對弘一大師的《清涼歌集》給予肯定和推崇。

這首《山色》，通過人們目力的遠近而致山色變化。其實，山色無變，變的是遠觀還是近看而已，由此引出佛教的「萬法」是人們的角度去感受的深奧道理。

詩詞偶拾

◆ 劉新麗

收 秋

把所有的力氣
都調動起來
聽從秋的命令
投入到收穫當中

把所有的農具
都組織起來
像千軍萬馬那樣
向着豐收的田野進軍

農人的耳朵在偵察
農人的眼睛在探尋
農人的雙手在不停歇地
收割，晾曬，歸倉

月圓之夜
稻穀、玉米、花生、紅薯
都像列陣的士兵

排着隊，結成團
有序地行進在田埂和回家的路上

忽然暴雨驟下
拉車的馬騰空而起
發出一聲嘶吼
那是從農人的心中、口中
發出的聲音
飽含着熱烈、急促和期待

閃電劈開了雨簾
照出一片金黃
雷聲滾滾，此起彼伏
那是天地給農人的掌聲
那是對農人至高無上的褒獎

秋熟了
收秋了

浮城誌

◆ 管淑平

老書店

在老縣城中有一家舊書店，規模雖不大，卻給人一種頗為久遠的年代感。

回想書店的過往，腦海中便是泛黃的記憶——兩扇厚重的玻璃彈簧門，隨着顧客出入來回擺動，透過玻璃門可以看到一排排的書架以及書架上擺放得滿滿當當的書籍，高高的屋頂還掛着不同種類的壁畫。

如今的老書店跟着時代的腳步，早已舊貌換了新顏。其守舊的刻板嚴肅已經被清新素雅的新形象替代，在林立的商家中更顯得卓爾不群。

每家商店都有不同的氣味。商城的迎賓百合花香襲人，飯店的南北大菜酒香撲鼻而來，營造出繁華似錦與人間煙火。等推開書店的門，則如入芝蘭之室，撲面而來的，盡是書香。

書香，是嶄新的紙張被油墨浸潤過後的散發出來的熟悉的味道，是來自靈魂的香氣。濃淡由己，滋養心靈。

書店一共兩層，一樓大廳除了倚牆而立的書架，還有大大的書案佔據了全部空間。一排排、一摞摞，主要是各類教材、教輔、工具書等，知識的海洋浩浩蕩蕩，鋪天蓋地而來。置身於這裏，也會不由得生出一種學識淺薄的自鄙之心來。

二樓是環形走廊格局，從中間的圍欄可以看到一樓大廳高高的書架，沿着走廊貼牆聳立。文學、社科、哲學、歷史、經濟、醫學……各式各樣的書目挨挨擠擠，不留一點空隙。這裏包含着大千世界的滄海桑田，如歌歲月的悲歡離合，癡男怨女的愛恨情仇，未知空間的撲朔迷離。當目光從一本本挺硬的書脊上掠過，讀過的書就如同舊友重逢，腦海中不斷浮現着書中不同的音容笑貌；而那些還未讀過的書，似乎就成了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在靜待知音。

記得黃山谷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三日不讀書，便覺言語無味，面目可憎。」在信息爆炸的今天，網絡與新媒體把人們的思想與時間切割成了碎片，讓生活的節奏日益浮躁，讓閱讀成為奢侈品，讓書店如同世間遺珠。

所幸的是，人們已然發覺遠離書籍帶來心靈與思想的乾涸，不知不覺間成為現代人的痼疾。對症有一劑良方：回歸書籍，重拾閱讀的樂趣。

閒時流連書店，隨意從書架上取下一本書來翻讀，讓時間得以暫緩，讓思想得以充電，讓書香滋養身心，讓靈魂得到休憩。

來鴻

◆ 胡賽標

觀人悟文

他有一長串頭銜光環：全球青年領袖、茅盾文學獎評委、華語傳媒文學大獎終評委……他的文學評論犀利獨特，在叮叮噹噹的商業時代，如一道穿越迷霧的光，照亮了評論的荒原，被稱為「文學批評的希望」。但是，我更願意看謝有順的朋友圈，那是評論家光環外的另一面。

一天，他在朋友圈發布一則書法：「憂國憂民憂上海，想來想去想不通。」原來，上海一位癌症患者，突感不適，被要求本院的核酸報告出來才可收治，而患者前一天小區的核酸陰性不能算數，患者在等待中去世，2小時後報告顯示陰性。

有人勸他不要發聲，醫院有紀律沒辦法。有順卻回應道：紀律是小政治，救命是大政治。真正的政治智慧，在為公不為私時，是要有點大無畏氣概的。他認為現實雖然令人悲傷，但總要有人發聲嘗試改變。

春節前3天，他在廣州為朋友們寫了幾天的「福」「順」和對聯，留下紅彤彤一大片，朋友們舉着「福」「順」匾牌，圍成一圈，笑靨如花。他家門口的「順」字匾被人拿走了，他笑道：「只要你喜悅安順，我再寫一個又何妨？」作家曾維浩出上聯打趣：「謝有順門口順字被順走」，結果《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對下聯：「李太白船上白酒老白干」，而莫言對道：「錢鍾書室內書櫥知書難」。故事一時成為笑談……

他每年對高考作文的點評，見解獨到，影響巨大，2小時點擊率就高達10萬。我覺得再也沒有誰比他的點評更切中作文之道，更讓人知道中學作文應該怎樣教。

2016年高考作文題是漫畫：一位孩子100分退步到98分，得到家長的巴掌；另一孩子55分進步到61分，得到家長的親吻。謝有順接受記者採訪，發表了《這樣的高考作文會拉低民族智商》，引起巨大轟動。他認為：這樣的題目指向明確，沒有想像力思考力，無非就是不要以分數高低論輸贏，拒絕過於功利的教育方式，要辨證看進步與退步——如果考生真這麼寫，又出不了新意，這是大家都懂的膚淺道理，結果就是千篇一律，而要獨闢蹊徑，很難；要想關懷世運縱論中國，更難。好的作文題理應引導青年拋棄公共結論，培養有獨立思想的現代人……

謝有順曾經贈我幾幅墨寶，讓我深悟為人為文之道。

第一幅題字為：「風到山中無不和暢，月生海上自極高明。」它讓我想起他的一段精彩文字：「寫作開始進入一個新的境界——讓人遇見作家的胸襟和見識。作家的胸襟氣度有多大，就決定他最後能走多遠。這就好比畫畫，同樣是臨摹山水，為什麼不同的人臨摹出來的會完全不同？不是山水不同，是胸襟不同，心靈不同，所以筆墨就不同。」對一個作家來說，修煉氣度與靈魂是最重要的功課。

十幾年前，我曾寄拙著《一座樓的客家》給他，他發來短信說：「一些篇章挺好。不要太在乎別人的意見，寫作多半還是自我覺悟和在閱讀中比照來發現差異。最好的老師還是那些好文章。魯迅寫《故鄉》有細節的雕刻，余秋雨寫《鄉關何處》有高度和情懷，這些你可借鑒。永遠要有『我』的眼光來看歷史和事物……文有文品，而文品正是要從每個細節中求。」他贈我「觀書悟文」條幅，正是點評的濃縮。

那年春節，他帶廣西作家東西一行，來到我的家鄉，參觀訪問中川古村落。胡文虎紀念館、僑文化陳列館、胡一川故居、胡氏家廟，都留下了他躑躅的痕跡……

來到「土樓文學院」門前，他題寫的牌匾金光閃爍。突然，他笑笑說：「我把你們帶到這裏，不是故意叫你們參觀我的字哈。」大家哈哈大笑。

參觀完中川胡氏家廟，我問他對中川的印象。一路沉默的他，說：中川有非常好的旅遊資源，有大屋，有文化，要整體規劃與設計，尤其要做強做大愛國僑領胡文虎先生的品牌。胡文虎先生不只是一位大富豪，還很有文化情結，而且胡氏家廟等多棟古建築規模較大，保存完好，在整個龍岩地區都獨此一份，很值得保護好宣傳好……

想起他在胡文虎紀念館寂然沉思的表情，我悟到了文章的眼睛。